散文·美景履痕 穿越八分钟

□遭艺君

我的每一天,都是从八分钟美好的穿 越开始的。

从家到单位,坐108路公交车,可从 黄山路口下车, 亦可从科教文化中心下 我度量过,从黄山路口下车,步行到 单位要八分钟,而从科教文化中心下 车,步行到单位需六分钟。而我从来都 是舍近求远,在黄山路下车,走过一片 郁郁葱葱的树林, 踏着绿荫, 呼吸着花 香,穿越八分钟的美好,每一步都仿佛 踏在琴弦上。这片树林,像一泓翻卷着 绿色波涛的湖水,温润着我的心灵,让 每天的生活,因这八分钟,而有了一个鲜 亮的开头。

这片树林, 高大的白杨树亭亭如盖, 枇杷树穿插在白杨树之间, 枇杷树下, 各 种低矮的灌木丛生。不同层次的植物,组 成一个宽十几米的林带,沿淞江路铺展。 鸟儿穿梭其间,洒下愉悦的鸣声;风声轻 柔, 弹奏出枝、叶、果的弦音。踏着树荫 走在林中, 你仿佛能听见树木的呼吸四处 弥漫。绿意阻隔了尘世的风霜,这里仿佛 是都市宁静的桃花源。

在树林的人口处,是一个椭圆形的木 质花廊, 五六棵粗大的紫藤, 遒劲的手臂 纠缠着, 搭在花廊顶部。五月春深, 紫藤 淡紫色的细碎花朵繁密地开,一簇簇、 串串,如烟如瀑,与阳光一起倾泻下来, 仿佛一挂紫色碎玉的珠帘, 悬挂在春天的 门楣,让人不由生出一帘幽梦。坐在花廊 下,密密麻麻蝴蝶形的花瓣垂落在眼前, 紫色从花的根部渐渐晕染开来, 花骨朵似 滴滴紫色郁结而成的水晶。你仔细地 看,每一朵都不相同,有的紫在脸颊,有

的紫在衣襟,有的紫在发梢。这个世界 上,从来没有两瓣相同的美好。坐在花廊 下,头顶花朵喧闹地开,引导着你,把自 己一点点打开,接受阳光和花香的抚慰。 仿佛自己也开成一挂紫色的瀑布, 就挂在 尘世的人口处, 自在倾泻。花香淡淡, 或 者那不是花香,只是自我心灵的芬芳。

在春天,坐在一架繁花下,一片片飘落的花瓣上印着阳光的暖眸,"拂了一身 还满",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这 时,你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苍茫的人生。

走过花廊, 进入大片树林, 白杨是这 片树林的主宰者。密植的白杨树,因为要 争取阳光,都长得特别高,在顶端举着一 篷树叶,漏下稀疏的阳光和星光。白杨站 立的姿态各不相同,它们微微斜着身子, 仿佛在为一道长风让路。它们身上都带着 - 点玩世不恭的纨绔味道,就那样斜站 着,从高处睥睨尘世。有的斜得厉害, 幅重心不稳的样子, 你可能会担心它倒 掉,可是,它日复一日地,站得又那么 稳,仿佛它的姿态只是一个取悦于你的玩 它们的根都扎得太深了,因而能保持 一种自在的平衡, 这种平衡, 就是树的哲 学。有多少人也这样岌岌可危地活着,却 活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有时, 你可以在 每一株植物的身上,在人世间找到微妙的 对应。

杨树的树皮浅淡,青白色,每棵树身 上都有一道道粗砺的划痕, 像斑驳的老唱 片,在缓慢地释放着时光的苍凉。树身上还有着一双双"眼睛",仿佛岁月之眼,在一棵棵白杨的身上睁开,无言地注视着 这个世界, 注视着淞江路的车流, 和来来 往往的人间。这些"眼睛"其实最初只是 树身上的伤痕。那些我们受过的伤,都会

在岁月里痊愈,长成一双洞悉世事的眼 睛,逐渐看清这尘世的明枪暗箭。白杨树 顶端的一篷叶子, 仿佛是碧绿的伞, 遮 阳,也挡雨。它们努力地掏出地层深处的 阴凉,为我们,不知疲倦地举起。盛夏, 从树下走过,凉意四处弥漫。

白杨树之间,栽种着一棵棵枇杷树。 枇杷树虽然是南方的树种, 在漯河这个城 市, 却也是常见的绿化树种, 可见它有非 常强的适应性。像那些好脾气的人,不管 被放置在什么地方,都乐呵呵地生活,从 不怨天尤人。这些枇杷树长得不算高,只 到白杨树的腰部, 当然是得不到阳光的, 可是,它们依然枝繁叶茂,在乍寒还暖的 时候, 开一团团茸茸的土黄色花儿。说实 话,那花儿不美、不起眼,花开花谢都没 有人注意。可是, 五月, 不知不觉间金黄 色的枇杷就挂满了枝头。有时我不仅疑惑,它们很少得到阳光,怎么能一下子拿 得出这么多金黄?

在这个植物王国,最下层的是灌木 和花草, 麦冬、羽衣甘蓝、花叶蔓长 春、吉祥草等,被一圈绿篱围拢,深深 一年四季都绿着,即使在冬天, 这里也很难找到发黄的叶子和裸露的泥 土。它们没有鲜艳夺目的花朵,却有一 种寻常生命的朴素之美,与这片林子的 气场极其和谐。

每天从这个绿色的人口走入一天的 繁忙,我爱这平凡的生活。我知道,在 这个城市,这样大片大片的园林越来越 多,像城市之肺,把生活的尘埃洗干 净。我喜爱这八分钟的旅程,喜爱小城 自然的部分,它让我以一颗草木之心, 与我爱的这个城市, 相知相守, 不离不

诗歌·紫陌红尘

影子 (外二首)

当你第一次 悄悄跟上我的时候 我完全失去自由

每天缠着我比个子 围着我调皮地旋转一周

学我开心地展臂奔跑 也学我安静地为爱忧愁

那么 当太阳暴烈地直逼而来 亲爱的 让我轻轻把你藏在身后

直到日上中天 幸福地融进 我的身体里头

晚饭

鼻孔里跑着一列 旧式的蒸汽火车 开足马力 蹭着血飞奔而去 差点碾碎神经 呜呜的嘶嚎在喉咙里回响 那种高亢一度让我痛不欲生

其实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 鲜血被泵到嘴唇 最终泵到双眼 像被 热烈的情人 第一次带到僻远的旅馆 第一次了解 火焰和泪的关系

而这次 我眉头紧锁 颤抖地摆摆手

吃不了这种辣椒了

老张的秋地

如果悲壮有一种颜色 那应该是枯竭的黄 玉米圆睁着眼倒下 老张的视线替它们向前瞭望 在秋地的内部 只有一根玉米不知向哪里冲锋 隔壁的老张夜夜和它对饮 被镰刀割断的手指 埋在身后似盈而亏的谷仓

秋地和村庄联姻 只有老张的酒在纵情颂赞 颂赞千年之后,只剩下喑哑的 歌词 歌词在秋地里一遍遍回荡

老张忍不住落泪时 一阵狂风 猛烈地将长空鼓起 留下比空夜还空的 巨大口腔

随笔·心灵絮语

幸福何来

□梁喜英

幸福来源于美好、喜乐的事物。

孟郊步入暮年时高中进士,写出"春风得 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名句;李白流 放夜郎途中遭到赦免,便有了那"朝辞白帝彩 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快。

幸福有时候也来自于悲伤的事物。

韩寒曾说:"人世间最美好的成语不是一 帆风顺,不是万事如意,而是虚惊一场。"当 你以为灾难、悲伤要来临,被巨大的恐惧所笼 罩,却发现原来不过虚惊一场,这便是幸福吧! 纵有"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也可"化作春泥更护花"。悲哀的事物发展到极 致,否极泰来,也有别样的幸福。

有时候,幸福也来源于被忽略的微小事物。

村上春树随笔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中 的"小确幸"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摸摸口袋, 发现居然有钱;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发现是刚 才想念的人; 你打算买的东西恰好降价了…… 生活中小小的幸运与快乐,是内心的宽容与满 足,是对人生的感恩和珍惜。当我们将这些 '小确幸"拾起时,也找到了最简单的快乐!

其实, 无论是美好的事物, 还是悲伤的事 物,抑或我们注意不到的微小,幸福不幸福更 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内心。"夫秋,刑官 也。"自古秋就常与悲哀相联系,而刘禹锡却写"我言秋日胜春朝";明明虫鸣无悲无喜,而王安石却写"悲虫亦好音"。自然界的万事 万物本无美好与悲伤之分,我们所感觉到的情感不过是源于心而显于物,幸福也是如此。

所以,心中有幸福,便时时幸福。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自幼家贫, 为官以后生活条件才得改善,但他 并未将所得俸银留作自家使用,而 是分给亲友、乡邻。

郑板桥在山东范县做县令时写 给堂弟郑墨的家信《范县署中寄舍 弟墨》,至今读来仍令人嘘唏不 信中谈及族人吃糠咽菜的贫困 生活时写道:"可怜我东门人,取 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 糠, 啜麦粥, 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 旁贴荞麦锅饼, 便是美食, 幼 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 也。"悲悯之情油然而生,因此让 堂弟郑墨带上自己的俸银, 挨家挨 户,逐一散给,尤其对"无父无母孤儿","宜访求而慰问之"。他开 列了这些族人及亲友、同学的具体 名单,要求堂弟将俸银全部分完: "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 既得; 其余邻里乡党, 相周相恤, 汝自为之, 务在金尽而止。"

在潍县做县令时, 他也年年捎

"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 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 佐以 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 具。"这是郑板桥在《范县署中寄 舍弟墨第四书》中的一段。这样一 番古道热肠,一碗炒米茶最是体贴 实在,作为一名儒者,板桥的仁爱 观念,透过如此朴实亲切的言语, 再一次表露无遗。板桥平生最重农 夫,认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 农夫","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他不仅告诫家人对农夫要"体貌"(以礼相待)、怜悯、周 全、宽让,还要求家人学习农活, 自耕自种, 自采自收。

据《清史列传・郑燮传》记 他这种乐善好施的行为直到晚 年都没有改变:"晚年归老躬耕, 时往来郡城,诗酒唱和。尝置-囊,储银及果食,遇故人子及乡人 之贫者,随所取赠之。"